男人平躺在凌亂的床上,像一本等待被閱讀、被撫摸的書,月光灑在他的皮膚上 ,讓他的皮膚看起來幾乎透明。他的肚皮上隱約看得出一些黏稠的痕跡,女人感到自己 幾乎要停止了呼吸。

她站在房門外看了一會兒,才緩步走向床鋪,她走在月光的邊緣,在緩慢的步伐節奏中褪下衣服,像是蛇類褪下皮,像是海豹女化為人。直到只剩下一條內褲,她幾乎赤身裸體,她低頭跨進白色的光塊中,與西蒙一同沐浴在月光下。

「先生。」她喊他,而他沒有動,但是她感覺得到男人的視線轉了過來。她盯著他,身體像是被蠱惑一般自動爬上了床。她伸手往男人的兩腿之間探去,早已濕滑鬆軟,這不對,她注意到一些道具散落在男人的腿邊。

他……自己弄過了嗎?在她不在,去執行任務的時候?

她伸手拿過一個最常用的, 而男人的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像是鷹隼一般注視著她的動作, 她也以狼的目光回敬。他們盯著對方, 看著對方的臉, 像是一場無聲且無形的較勁, 女人維持著那樣, 將假陽具再次插入男人的體內。

「先生。」她又喊了一次,放輕了語調,像是終於服軟, 手中的道具卻進入得更深。 男人沒有回她, 只是發出一聲難受的鼻音, 率先斷開了視線。女人撩開剩下的衣物, 將他徹底剝了出來。她低頭舔去他肚腹上高潮後的汗與黏稠, 腥臭的微涼精液被她面不改色的吞進身體。

「不要做多餘的事。」男人說, 但他的身體可不是那樣表達的。

女人眨了眨眼,開始往上舔去,像隻渴望主人的犬。她可以在嘴裡嚐到快感的餘韻,還有生病的味道,她一路向上,直到將自己的頭顱塞入男人的頸子側邊。

儘管女人身上早已脫得一乾二淨, 男人依然可以聞到她身上帶著的血腥味以及 燒焦味。他側過頭, 任由對方聞著他的脖子, 舔弄那裡脆弱無比的肌膚。他伸手捏住女 人垂在胸前的柔軟乳房, 玩弄著她尚未甦醒的乳尖, 直到發硬挺翹。女人沒有理他, 依 然故我的舔著他的皮膚, 但是跪在男人腰側的腿夾緊了一些, 男人的手指挑開遮住她兩 片陰唇的內褲布料, 敷衍的一抹, 指尖的溼濡讓男人嗤笑了一聲, 她溼了。

「做點有用的。」男人命令。

或許是受不了她像是無止盡的舔拭, 男人扯著她的頭髮將她拉起, 那不疼, 但是很強勢。女人放鬆身體, 任由自己被男人用手臂的骨頭頂住脖子脆弱處, 她感到一瞬不能呼吸, 但還是任由男人將她與自己隔開。

「別只是讓按摩棒插在我的身體裡震動,只是打開開關的話,我自己就能弄。」 女人聽懂了,她再次爬了下去,握住那根不斷震動的假陽具末端。她收緊手指, 感覺到手臂肌肉收縮,她開始用那根不斷震動的假陽具操他,毫無憐憫的。她熟練的一 手動作,另一手套弄前方挺立的陰莖,馬眼開始流出前列腺液,像是貪吃的孩子流出了 口水。流出的微腥液體打溼了她的掌心,男人摸了摸她的臉側,她立刻將那根紫紅的陰 莖一口吞了進去。她吞得那樣深,直到自己幾乎要窒息,她甚至不小心用牙齒碰到了 他。她聽見男人倒抽了一口氣,接著再無其他聲響,她將手中的假陽具塞得更深,卻被 一腳踢中肩膀。

「我厭倦那個東西了, 想想辦法。」

女人吐出嘴裡的陰莖, 紅艷的嘴與泛著水光的龜頭之間牽起了一條細細的銀絲, 她抬手抹去, 從櫃子裡拿出一顆跳蛋, 毫不猶豫的塞進男人的身體深處, 打開開關。男人的表情看起來依然有些暴躁與任性, 但是當女人重新將嘴湊上他的陰莖, 用舌頭舔過他的冠狀溝, 而她的食指與中指併攏, 一起伸進小洞中, 找到了他的前列腺時, 他的表情變了。

他瞪大雙眼,張開了那張犀利的嘴,卻發不出任何聲音。他的目光投擲向很遠的地方,那是屬於快樂的國度。

他看起來像是終於得到了滿足。

那或許是相輔相成,一開始讓男人感到毫無用處的跳蛋,此刻卻越來越挑逗起他的慾望,他感到跳蛋的存在感越來越重,感到下腹與牙齦發麻,像是他第一次自己用肛口與前列腺得到高潮前那樣。而女人依然一手按壓著他的敏感處,另一隻手進進出出的操他。男人瞇起眼,享受著得來不易的快感,女人在看他,他知道。

那女孩獵者一樣的眼神具有一定的存在感, 但是他不在乎女人欣賞他, 或者說覬 覦他, 只要此刻能夠得到舒服的感覺, 他倒也不是那麼在意被下屬直接注視。

那樣反而令他感到無比興奮。

女人的喉嚨發出低沉的聲音, 男人知道女人即將抵達高潮。是的, 不過是用手操他、看著他、舔食吞下從他陰莖中流出的體液, 她就能這樣到達快樂的頂峰, 真是個奇怪的女孩。男人咬住下唇, 將手指插入她黏膩、帶著汗水與一些塵土的髮間, 一把將女人拉了起來, 拖曳進自己的懷中。像是溺水之人抱住了浮木, 或許他發出了尖叫, 或許那不過是他的幻想。

女人被男人抓得疼痛,他抱得極其粗魯,感覺像是要將女人全身的氧氣都擠出來,他或許想殺了她。但是女人操弄男人雙腿間小洞的手依然沒有停下,反而更加用力,更加放肆,更加粗暴,男人能感覺到女人的拳頭撞擊著他的會陰與陰囊。他更加張開大腿,像個妓女那樣承受著,他感覺自己的靈魂在軀殼裡晃盪,撞擊、分解、扭曲,他喜歡體內被女人用手指攪爛的感覺。

對於時間消逝的概念變得極為模糊, 男人不知道自己被操了多久, 他能聞到女人 雙腿間散發出得腥臊氣味, 與他自己的混和在一起。他仰起脖子, 像貓那樣拱起身體, 他即將再次達到高潮。

女人發出了劇烈的喘息,手指用力按住他的前列腺,不再仁慈。男人在她低沉的聲音中射了出來,打溼了他們的肚皮。

他們之間黏稠無比。